



蔡小雀

著

笑公子

M

他不过是外出找个唱花旦
不想订到一房媳妇……
呵，捡到了！

花季小说丛书
第一辑

主编·珠雅



蔡小雀 (著)

笑入公子手

花季小说 第一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笑公子/蔡小雀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

(花季小说丛书/珠雅主编)

ISBN 7 - 225 - 02277 - 6

I. 笑... II. 蔡...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822 号

花季小说丛书 (第一辑)

主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马欧治 凌 云

封面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 话: (0971)6143426(总编室)

印 刷: 上海铁路局上海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64

印 张: 144

字 数: 380 万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书 号: ISBN7 - 225 - 02277 - 6/I · 440

定 价: 216.00 元(共 4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楔子

话说“金马影城”是传说中很神秘很神秘的，在天山某个隐密的山上的大城，在金马影城里有一大绝顶厉害、厉害绝顶的家族，分别为：金、马、蒋，据说这三大家族极其可怕，各自拥有某种与众不同，惊天动地的盖世奇功。

只是听说影城里金马蒋三大位高权重的老爷子们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嗜好，就是规定在自己六十大寿的寿宴上，一定要看自家的孙子粉墨登场演一出超级无敌亲情爱情伦理大喜剧——“卖油郎独占花魁”。

他们三人的孙子们虽说一个比一个英俊，一个比一个武功高强，一个比一个更有个性，却也逃不了同时被老头子玩弄……呃，娱乐的下场，因为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额头就被贴上“在爷爷六十大寿上粉

墨演出卖油郎,否则无法获得一日三餐加消夜的人奶供给以及将来家族继承人的位置”。

在威逼加利诱之下,三大影城公子就算再有个性也只能被逼在爷爷们六十大寿宴之前下山,寻找爷爷们所指定的,长得要长相,唱起戏来要响亮的新鲜花旦。

于是乎,含着眼泪,带着祝福,三马公子背着包袱下山去,期待早日可以结束这荒谬愚蠢烂点子,重现自由……

金剑会——妙龄二十六,英俊挺拔少年郎,一身剑术出神入化,不轻易跟谁言笑,但是靠女人太近就会长痂子,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

心愿: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

马霜节——妙龄二十六,温文儒雅好风范,一身暗器神鬼莫测,不轻易跟谁翻脸,但是靠女人太近就会打喷嚏,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

心愿: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

蒋浙漾——妙龄二十六,俊美爱笑好迷人,一身轻功神出鬼没,跟谁都能打哈哈,但是靠女人太近就

会偏头痛,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

心愿: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

下了山的三马公子是否能够顺顺利利地“绑”到花旦回“金马影城”,热热闹闹地唱完那场属于自己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呢?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宝蜜防跌镇。

深夜的街道，更夫才刚刚敲完三更天的更锣，趁机躲到一旁的小巷子里补个眠，蓦然高挂在天际圆圆亮亮的大月亮，透漏出一丝妖异的光芒。

在某处的茅草屋底下，倏然传出了一声惊叫——

“啊……”

静寂的四周凄厉的狗吠声四起……

“汪汪汪……啊呜……”

随即又是一声僵硬的惨叫——

“啊……啊……”

“停！”一声无奈又懊恼的男声叫了起来，“停停停！”

透过老旧不堪的窗户看进去，传出惨叫声的简

陋破败草屋里倒是挤满了人，可疑的是人人对于刚才的惨叫声好像完全不以为意，反而手里各自拿着自己的家伙，摇着头纷纷找寻稻草堆坐下。

在中间满脸无辜的是一个穿着洗褪了色的粉红衣衫，绑着两团乌黑发髻的十六岁模样小姑娘。

她粉嫩的肌肤上浮起了两朵滟滟的酡红，很不好意思低下了头，讪讪地跟大家道歉，“真对不住，都是我的缘故，害大家又不能休息了。”

拿着云板的一名老爹苦笑，“这倒是其次，不过你这两下尖叫也叫得太不成样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这儿发生什么命案了哪。”

“就是，万一官府的人上门来，咱们又是有理说不清了。”拉二胡的师父摇摇头，莫可奈何地盯着雪嫩可人的小姑娘，“上回在忠心辛村惹的笑话还不够吗？”

“还有那一次在万鲤常城，全城的姑娘们还以为出现了什么采淫贼正在干那档子事儿，活生生被吓昏了好几十个人，更别提接下来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班主都给人误认是色狼，被带到衙门里去

问了老半天……”惯演丑角的小愣子支着下巴叹气。

“唉，说来也古怪……咱们梅家班真是出了名的霉家班，一年跑了三个花旦，哑了五个青衣，沿途招募的角儿只要一进班里不是上吐下泻就是莫名其妙中邪，惟独就只有你……”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角儿抱着臂满脸研究之色，对着她啧啧称奇道：“是惟一一个跟了我们五个多月来还没出事儿的花旦，真不知道该说你的八字太硬还是太迟顿……”

“对不起。”她被说得头也抬不起来。

“你好歹是我们全班的希望，你这嗓子和演技着实太……”老角儿很想要勉强给她赞美个两句，却想了半天还是挠耳摇头，叹了一口气。“呃，我也不会说，总之你多加油吧，否则大伙儿也只能继续喝西北风下去了。”

“都是我不好，连累了大家。”她充满自责。

都是她不争气，大家才会流落到来住这间摇摇欲坠的破草屋，而且晚饭还是勉强凑了几个铜角子去买了三颗馒头十个人分……

她摸着空扁扁的肚子，可怜兮兮地回想着晚上

那三口馒头的滋味——啊，那股面香的印象多么的模糊啊。

一个高高瘦瘦，眉清目秀的男子气急败坏地跑过来，挥舞着手中黄旧的书卷儿叫道：“阿昭，你要放宽喉咙喊哪，咱们排的是《苏三起解》里头，那苦命苏三被戴上枷的那一刻，发自内心悲喊出来的声音……你的声儿得吊高点，再拔高点……不是叫你学开水烫鸡那样伸长脖子的尖叫呀！”

“班主，对不起。”她扭绞着小手，惭愧到真想直接钻进地缝里去。

这倒不困难，因为这间破烂的茅屋左一个坑右一个坑，惟一挡风避雨的四面墙壁也好像稍稍用指头一戳就会啪地不支倒地。

多的是洞让她钻。

“你瞧我是怎么唱的，”梅友用拉拉补丁的长袖，比起莲花指咿咿呀呀地哀道：“呀啊，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内惨，过往君子听我言……要像这样的，知道不知道？”

梅友用一席高声唱罢，所有的人情不自禁热烈

鼓掌,其中尤以阿昭拍得最卖力最激动。

“真是太太好听了!”她两眼发光,仰慕得不得了。

“单是我唱的好听有什么用?难不成我还能一人分饰两角,同时演出苏三和王景隆?”梅友用捧着额头,头好痛。

“对不起。”阿昭惭愧。

“你的五法:手眼身步法都已经学得十成十了,可是你这“念”,怎么就还是不到家呢?”梅友用也很是纳闷。

照理说,阿昭的扮相娇嫩可人,身段纤巧伶俐,声音也清脆好听,可为何偏偏唱起了京曲韵白却是一塌糊涂呢?

“我会努力学的。”她抹汗。

老角儿忍不住插嘴道:“若是阿昭丫头的花旦儿功学成了,咱们一定会大红大紫的,可现下她的功夫还不到家,咱们也只能随随便便出去演演野台戏赚几个赏钱……究竟什么时候咱们梅家班才能够恢复过去的光荣岁月呢?”

梅友用被老角儿一句话撩起满腹心酸，忍不住丢下了书卷儿，呜呜地掩面跑了出去——

“我就知道你们都拿我跟我爹比！”

所有的人额前出现三条黑线，随即老角儿被众人狠狠围剿——

“你明明知道打老班主过世后，新班主接手起，咱们戏班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你真是哪壶不开偏偏提哪壶呀？”

“就是就是，”惟一的老旦邢大娘叉腰，恶狠狠地道：“咱们少班主脸皮子比饼子皮还薄，你这样说不是存心叫他没脸，让他难过吗？”

“现在都是山也穷水也尽了，你还要自己人愠自己人，万一要是少班主一个想不开，你要大家将来怎么跟老班主交待呢？”拉二胡的老师父也义愤填膺。

大家饥火上升，还排练到三更半夜，自然是怒火饿火噉里啪啦烧，正好借机轮番发吼，顺便通通肠也泻泻火气。

老角儿武大爹被骂得满头包，满屋子抱头鼠窜，“唉哟，这是……这是怎么啦？怎么大家净冲着我发

火儿呢？”

阿昭睁大明亮的眼睛，她又想笑又笑不出来，看着满屋子乱糟糟的，她也闷闷不乐地悄然走出茅屋。

不远处，梅班主正倚着一棵树干抹眼泪，她很想过去安慰一下，可是俗话说得好：男儿有泪不轻弹，随随便便就给她看见了他在哭，梅班主一定觉得很难堪。

她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捂着干扁的肚子走向另一个方向。

月光下，小溪静静地流淌而过，不时响起两三声小小鱼儿轻跃的声音。

阿昭支着下巴，坐在草地上对着小溪发呆。

“都是我不济事，跟着班子学了五个月的戏了，就是怎么唱也唱不好，每天只会混日子白吃白喝……虽然吃也吃不饱，但是大家都对我这么好，这样收留我又费心教我唱戏，我怎么可以到现在还是个半调子呢？”

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好饿……”她饿到头晕眼花，随手拔起了一根

青草嚼着，微微甘甜的草根自然有一股清香，可是她是越嚼越饿了。

距离上一顿吃饱穿暖，好像已经是前辈子的事了。

阿昭想起五个月前的自己，抚养自己长大的舅父舅母为了个新搬来的豆腐西施闹翻了，夫妻反目不说，闹着分家分手顺便还把她给撵了出来，莫名其妙遭受池鱼之殃的她只好独自出来流浪，身无分文只有几件换洗的衣裳，四处打零工过日子……直到遇到了正在街头卖艺唱戏的梅家班，她的人生才重新燃起了火花。

她永远忘不了那简陋搭起的小小戏台上，一幕又一幕热闹精彩的好戏，丝竹声锣鼓声锵锵然，台上武生翻滚着，文生甩着袖子歌声入云，丑角说学逗唱，净角帮衬鼓舞——

好耀眼的生命，好灿烂的身手，好引人入胜的戏文……在那一刹那间，她情不自禁挤上了前，巴着戏台子的边沿不放。

她也要，她也要感受这样热闹绝伦的人生！

于是等到戏散场了，观众赏钱掷完了，她就毛遂自荐地跑到后台去，求梅班主答应让她跟着戏班子学唱戏。

也许是因为她够诚恳，再加上梅家班的青衣和花旦都因故逃的逃跑的跑，病的病中邪的中邪，所以梅班主留下了她，并且誓言要将她栽培成梅家班当红的最强台柱，最出色的花旦。

从此以后戏班子就成了她的家，她再也不是无依无靠的了，也因此，她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绝对要努力成为一个好花旦，让更多的人看他们的戏，赚更多的钱让戏班子的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

而且所有的行头也都旧了，若是再攒不到钱，下次武大爹可能出去耍大枪的时候，得捏团面糊把枪头给粘住才行，否则又是一边舞一边掉，又会给人家笑话的。

只是他们现在连买面粉的钱都没有了，调好了的面糊只怕会立刻被大家一人一口给舔得光光不剩。

“唉，都是我不中用。”她小手紧压着嫩嫩的双

颊,唉声叹气。

要怎么让大家吃饱呢……她不知不觉地抚摸着悬在胸前的小玉锁……或许她可以……

“不不不,这是爹娘留给我惟一的凭借,我怎么可以打它的主意呢?”她拉出了由红线穿着的,玲珑剔透沁凉的碧绿玉锁,小手轻抚着玉锁上细致美丽的雕纹。

看起来很像两只蝴蝶翩翩比翼,古色古香极为好看,一副价值不菲的样子,她不知道爹娘为什么会把她颈上珍而重之的戴上这小玉锁,还交待她千万不可以给任何人瞧见,一定要好好留着。

后来他们俩就因病过世了,在过世前将八岁的她托付给打铁的舅舅,从此以后她就住在舅舅与舅母家,一直到五个月前……

俊朗的爹和美丽的娘在她脑海的记忆中,渐渐因长远的年岁而有些模糊了,她好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忘了他们的面孔,所以只要她独自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她就取出这个玉锁,细细地抚摸着,爹娘疼爱的模样就会慢慢苏醒浮现。

她绝对绝对不能丢失了这个玉锁呵！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留着你的。”她心底有一丝歉疚，“对不起，我刚刚竟然还想把你当掉换食物吃……对不起。”

她急忙收起了玉锁，贴身藏好，干扁的肚皮又在这时不争气地咕噜起来。

月亮光光又亮亮，看起来圆圆饱饱的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可是究竟几时她才能够让大家的脸不再是干扁扁青笋笋的菜干色，而是圆圆润润的月儿脸呢？

她搔着头，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

这个愿望实在太遥远了。



一个身穿淡色紫衣，玉树临风徇徇儒雅的英俊男子坐在临江处的窗畔，看着清澈溪水湍湍流过，娇媚的五月榴花红似火，团团热闹燃烧在夏日的清流旁，在清凉之中凭添了一抹抹艳色。

霜节端起了白玉杯，悠然地呷了一口茶，“好一